



滴水兽：檐角凝匠心

黄旭升

在闽南侨乡的红砖古厝与中西合璧的番仔楼檐下，百余年來，伫立着一群灵动的建筑精灵——滴水兽。它们依海而生，因雨而造，从实用的建筑排水构件，蜕变为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瑰宝，承载着闽南人的生活智慧、匠人匠心与家国乡愁。方寸檐角，藏纳天地乾坤，一兽一形，镌刻文脉绵长，成为闽南文化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。

闽南临海多雨的地理环境，赋予了滴水兽最初的生命力。每年夏秋时节，台风裹挟暴雨侵袭闽南大地，密集的降水若不能快速疏导，便会侵蚀墙体，损毁建筑。先民们从最初的滴水垂珠起步，以最朴素的方式解决排水难题，而闽南民间能工巧匠的创造力，让这一功能性构件完成了华丽的蜕变。历经百年发展，滴水兽早已超越了实用价值，成为融合技艺、审美与民俗的文化载体，见证着闽南建筑艺术的传承与革新。

20世纪30年代前，水泥作为舶来品稀缺珍贵，闽南匠人坚守就地取材的智慧，以灰塑为核心工艺，纯手工打造滴水兽。无模具依托，无定式可循，全凭匠人常年积累的经验与精湛的手艺，一杯灰泥，几番雕琢，便赋予建筑鲜活的生命力。匠人创作以金鱼为始，取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，而后不断拓宽题材，将世间祥瑞与生活期盼悉数融入其中。狮子、麒麟、老虎等瑞兽，镇守家宅，祈福平安；蝙蝠、仙鹤、凤凰、喜鹊等飞禽，传递福运，寓意吉祥；依托闽南丰富的海洋资源，鲨鱼、螃蟹、龙虾等造型独具滨海风情；石榴、仙桃等花果，承载着多子多福、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景。“有图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”，这是闽南匠人坚守的创作准则，每一尊滴水兽都结合屋主的心愿量身打造，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凝固在檐角之间。

工艺的迭代，让滴水兽绽放出更多光彩。陶土烧制工艺的普及，让滴水兽兼具耐用性与艺术性，上釉之后，色泽温润，形态传神。而琉璃滴水兽更是匠艺巅峰，烧制过程对火候、环境要求严苛，“三分工艺，七分运气”，极低的成品率让每一件琉璃作品都成为稀世珍品，莹润通透，华贵典雅。

20世纪30年代，南洋华侨荣归故里，掀起了兴建番仔楼的热潮，中西文化的交融，为滴水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水泥材质凭借塑形便捷、质地坚固的优势，成为番仔楼滴水兽的主流，一度风靡侨乡。但长期露天摆放，海风侵蚀与日晒雨淋，让滴水兽逐渐风化褪色，失去了原有的风貌。面对困境，闽南匠人再次迸发创新灵感，将剪瓷雕工艺与滴水兽相结合。他们将彩色陶瓷碾碎剪成碎片，精心拼贴塑形，打造出色彩绚丽、永不褪色的滴水兽。碎瓷成画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不仅解决了风化难题，更让滴水兽成为闽南建筑中最耀眼的点睛之笔。

在滴水兽的文化传承路上，晋江摄影家刘翼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为这份乡土文脉留下了珍贵的印记。他走遍闽南乡村古厝，用镜头捕捉每一尊滴水兽的姿态，整理海量影像资料，出版《滴水兽大发现》一书，让深藏檐角的民间艺术走进大众视野。这本书不仅填补了闽南建筑艺术研究的空白，更唤醒了民众的文化自觉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、热爱并守护这份属于闽南的乡愁记忆。

滴水兽是闽南建筑艺术的精髓，更是文化融合的见证。它凝聚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底蕴，融入了滨海地域的特色，承载了华侨归国建厝的家国情怀，是实用美学、民俗文化与匠人精神的完美结合。百年风雨，岁月流转，滴水兽静默伫立，守护着古厝的烟火，传承着不变匠心。

在文化自信与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，保护滴水兽，就是保护闽南的建筑文脉，传承民间的匠人技艺。这些静默的精灵，是乡愁的具象化表达，是游子心中的故乡印记。愿这份百年匠艺薪火相传，让闽南滴水兽在时光中永葆光彩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抬头见乾坤，低头忆乡愁，让闽南文化在传承中生生不息，历久弥新。



乒乓情缘

吕少京

晨光斜斜照进小区活动室，落在那张墨绿色的乒乓球桌上。我握着用了多年的红双喜球拍，指尖摸着胶皮上磨旧的纹路。小球在台上弹来弹去，“啪啪”的声响里，几十年的日子，好像也跟着一起晃了回来。

小时候上小学，礼堂里搁着一张旧乒乓球桌，漆都掉得差不多了，可在我们这群半大孩子眼里，那就是最金贵的地方。同班的小吴长得高，人也壮，是真切切热爱打球。课间就十分钟，他也舍不得浪费，抱着球拍往桌前一站，挥得满头是汗。我那时候不太会打，也不好意思上前，就站在边上看，心里痒痒的，却一句话也不说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把球拍往我手里一塞，让我也试试。说打打球能活动身子，反应也能变快。他一点点教我握拍，拇指和食指捏着拍柄，剩下几根手指轻轻托在后面。身子要侧着，重心往下沉，手腕别太僵，击球的时候轻轻一抖就够了。我就跟着他的样子，笨手笨脚地学。

从那以后，我几乎天天泡在球桌旁。放学铃声响，同学们都往家走，我却舍不得走。小吴的球又快又刁，扣杀下来我大多接不住，大半天时间都在弯腰捡球。可越是接不到，我越想练好。他看我肯下功夫，又教我发旋转球，让拍子斜着蹭球的侧边，球过去就会拐弯。我也不知道练飞了多少个球，捡球的次数比好好打球还多。直到有一次，发过去的球突然拐了个弯，小吴一下没接住，愣了愣，笑着冲我点头，我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。

那年秋天，学校举办乒乓球比赛。我靠着刚学会的旋球，稀里糊涂打进了决赛。站到对面才发现，对手竟然是小吴。他的扣杀依旧很猛，我心里有点发慌，可握着球拍，慢慢也就定了神。左旋右旋换着发，一会儿短一会儿长，比分咬得特别紧，手心全是汗。最后一分，小吴一记干脆的扣杀结束了比赛。我拿着第二名的奖状，心里反倒甜甜的，输给教自己打球的人，一点也不丢人。

后来我在中学上班，单位常组织教职工双打比赛。我和同事老郭搭档多年，他擅长近台快攻，我就用旋球配合防守。时间久了，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的想法。对手打得凶，我们就稳着来，不慌不忙。那些年也拿过几次奖，奖状随手收在抽屉里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画面还挺清晰。

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，人到中年，再到退休，打球早就不图输赢了，可心里的喜欢一点没变。每天早上，我都去小区活动室，和几个老伙计挥上几拍。当年学会的旋转球，如今成了我的拿手好戏，偶尔发个转球逗逗老伙计，看他们琢磨半天接不着，我就在对面偷偷乐。碰到刚学球的新人，我也会停下来教教他们，就像当年小吴教我那样。当年跟在别人身后的小不点，不知不觉，也成了别人口中的老师傅。

小小的球在桌上飞来飞去，岁月就这么悄悄流走。我眼里有了皱纹，腿脚也不如从前轻快，可拿起球拍，手感还在，心里也踏实。每次挥拍击球，什么烦心事都顾不上了。乒乓球陪着我从童年走到青年，又从忙碌的工作岁月走到平淡的退休时光。

乒乓球就这么一直转着、飞着，带着我大半辈子的欢喜，也带着我对日子那点小曾凉透的热乎气，轻轻悠悠，一往无前。



燕尾脊与滴水兽 刘翼 摄



在安海邂逅别样木棉

吴奋勇

不管不顾地盛开着，一朵一朵地绚烂着，一排又一排，站得整整齐齐。这些花，紫红、淡红，杂以黄绿和暗紫的斑纹。地上也散落着花瓣，密密麻麻，一片斑斓，我生怕轻轻一踩它们就会喊疼，只得放慢脚步，走得小心翼翼。正有花瓣落下，落在我的肩上，我下意识一抖，它便翩然飞走。

3月底的那天下午，安平桥生态文化公园，游人如织。在很多地方，我见过花海、花山，大多在山里。这是海边，风里裹着咸湿的气息，与山间的清冽截然不同。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它们是洋紫荆，学名红花羊蹄甲。

我驻足一棵树下抬头仰望，这树的叶子多而绿，树下没有其他人。我举起手机，镜头里突然看到更高的树，是木棉，没有叶子，大朵的朵就在枝头上浓艳。我转头一看，一树的黄——不怎么黄，还有红，准确说是橙红。在我家乡，看到的木棉树开的花都是大红。这橙红，还是第一次遇见，我心生欢喜。

我走近那棵橙红的木棉，它和一棵开着一树红花的木棉相依而立。一样的没有叶子，枝条铺展，地上还有花，在两树之间，红的，黄的，杂在一起，但我更惊叹一树的橙红。我赶快叫妻子来看，她说她也是头一回看到，查了才知道木棉真的有橙黄或橙红色。我俯身捡起一朵，大大的，沉沉的，花冠五瓣，橙红如绸缎，软软的，花萼褐色，托在掌心，像捧着一个精致的物件，更像是捧住了一个多彩的春天。

我拿着，从望高楼下的石拱门走进大桥。坐在栏杆上的阿姨，突然叫我为她拍照，她穿着橙红的外衣。我忍不住说，你这衣服的颜色，真像这朵花。她问，树在哪？我指给她看，她很高兴地说，真美！这时，一群小孩正向我们走来，几个穿着橙红的衣服，特别显眼。我把那花放在石头栏杆上，让它和这历经风霜的石头，好好地看海听涛。

这次，我们一行七人。我和弟弟、堂妹，堂妹的家人一起来看望我堂妹——我二叔的女儿。我觉得他们一家好幸福，其乐融融。侄儿在外贸部门工作，小年轻。我说，你查一下，木棉花的花语是什么，你们年轻人喜欢这个。他说木棉的花语是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身边的幸福。

我说，这花真好，热情奔放。我想起刚在堂妹家吃了咸萝卜棵，百年小吃，外皮恰好也是湿润的橙亮，和眼前的木棉花相映，竟有奇妙的契合。原来这抹橙红，早已融入古镇的烟火日常里。

在桥头，我们请一个人帮忙拍照。他说：“你们是来旅游的？”“我们是来走亲戚的。”“你们一家人好幸福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

我看了他给我们拍的照片，照片里有海、有桥、有木棉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我抬头望去，刚才帮我们拍照的路人，正朝着传来歌声的方向走去，远远地看见一行字：“安海镇公园大家乐合唱团”。而那歌声响起来的地方，刚好就在那株橙红木棉的不远处。

海风轻轻地吹，花瓣轻轻地落。刻在石头上的那句话，我记在心里了：“来安平，享平安。”抬头看时，那树橙红还在那里，安静地开着。一家人也还在身边，慢慢地走着，笑语轻扬。

寻常日子，这般，便已是安好，人间值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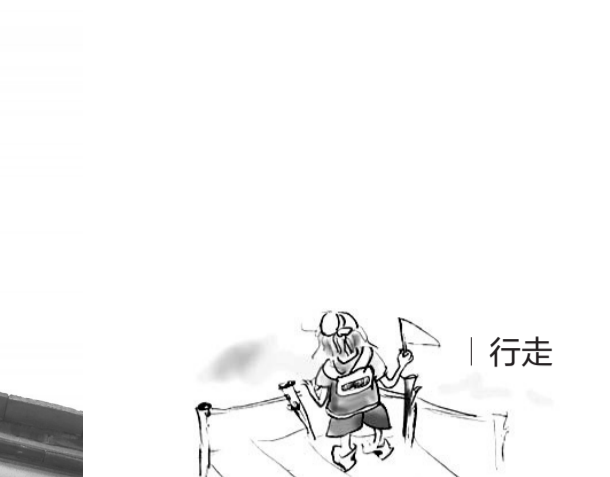
白萝卜 青萝卜 周国利

沿海的天气潮湿，早晚温差大，容易患风湿、感冒。来闽南16年，我却一直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，心里有点窃喜，应该与爱食用清清脆爽的白萝卜也有脱不开的关系吧。

我一直喜欢食用萝卜，不仅仅是它清爽的滋味，更体味到人生如萝卜一样的清清白白、单纯简约的可贵。

同时不由得想起老家河南的青皮大萝卜，以及50年前一幕幕清淡却有滋味的岁月记忆。青萝卜大白菜，可以说是那个岁月家家户户的主打菜。

河南的青萝卜只能在秋季收获一次。霜降时节，菜地里的青萝卜挺直粗壮的腰杆，一半埋在土里，一半露出地面，男女老少齐聚萝卜地，挖萝卜、装萝卜，几十辆板车往返拉萝卜，赶集一样的热闹和欢喜。青萝卜在黏土地里扎得深，毛根也多，扎扎实实难以摇动，大人用铁锹深深地铲进土里翻一下，才能拔出来。挖出青萝卜，清理根上黏



雪山脚下的村庄

余子艺

在这之前，我对雪山，对雪山脚下的一切，没有太多的概念。毕竟，长期囿居于南方沿海，对雪山本就几无概念。向往雪山及其脚下的村庄，便由来已久。

涌动的心潮，渐渐荡漾起了无尽的涟漪。海边的村庄，氤氲着时光的水气；山下的村庄，满载岁月的沧桑。我还不知道，这些纵情的描写，会在某一天，在雪山脚下，显得那样的苍白。

那是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一座村庄，名为玉湖村，属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，是纳西族聚居之处。

从村口入门，便是一条上坡路，远远望去，便可瞥见玉龙雪山的景致，苍烟缭绕，如触手可及的人间仙境。我想，能在这个村庄生活的人，肯定无比幸福。曲径通幽，迂迥而僻静，踩路的每一个脚步，都像是一首人生的歌谣。

玉湖村是一座与石头结缘的村子。村里的房屋，每一条道路，都由棱角分明的石头组成。不同的规则和形状的石头片子，组合成了一道凹凸凸凸的风景，让这座村庄多了一点灵动之美。

建筑，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堆砌。特别是多年之前，由于村庄开始爆红，有心人士便开始在此处翻新新建，多了不少现代化的气息，多数的房屋已经被转化运用开设餐馆、咖啡馆、店面和客栈等，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不少收入，也提升了村庄的整体美观度。

“家访”，是这里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名词。来到这里的旅客，如果想走进纳西族民众的家里，你就可以选择“家访”，它不仅仅是身临其境观光景色那么简单，而是可以完全安全参与其中，跟随当地的村民学东巴造纸、磨豆浆，做东巴蜜饯，穿上纳西民族的服饰，成为他们的家人，听他们讲纳西族的故事，真正做一回纳西族人，实现沉浸式体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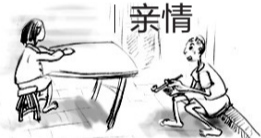
东巴文化是当地特有的文化，在这个村庄尤为突出。1922年，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·洛克以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探险家、撰稿人、摄影家等身份来到这里，一住就是27年。洛克用他自己的记录，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古村落，而他也因此沉迷于当地的东巴文化。

我所理解的东巴文化，文字应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车子沿着丽江行驶，进入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时候，便随处可见东巴的象形文字，这是当地纳西族使用的语言文字。开车的司机告诉我，他自己就是纳西族人，平时这些文字虽然用得不多，但在家里面交流时，还是多数用纳西语来沟通。语言历来有着神奇的效果，而文字的图腾让这一切更加丰富且生动。东巴文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幅简笔画，有风景在其中徜徉，有动物在其中穿梭。

我无法完全诠释这种文字的神邃内涵。当地的村民告诉我，这个村庄在纳西族语中叫“巫鲁鲁”，意为“雪山脚下的村子”。作为一名外国人，洛克发出了惊世的赞叹：巫鲁鲁，一个环境优美、坐落在纯净的丽江大雪山山脉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子，雪山主峰扇子陡，犹如保护神似的保护着它。

时代在发展，一些边远的村庄逐渐走向迷失的境地，而玉湖村却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。我想，这不只是雪山的魔力，更是很多地方可以学习借鉴的样本。就像他们讲好洛克的故事，保留着“玉柱擎天”四个行楷大字，保留的不只是文字，更是一种恢宏的气势，一种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”的胸襟和气度。

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，玉湖村并没有独居于一隅，而是广纳天下的旅客，接受热心的人来当地开发和投资。各种特色的民俗和咖啡馆随处可见，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，让人无法不心驰神往。



婆婆“炫富”

陈雪芬

还记得，我的女儿高考那年，孩子发挥出色，考了全省前五十名的好成绩，顺利被心仪的名牌大学录取。婆婆心里乐开了花，拉着我们反复商量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孙女这么争气，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，我负责出钱办一场升学宴，好好庆祝一下，让亲戚邻里都知道咱们家的好消息！”可我女儿性格沉稳低调，不喜欢张扬，不想大办宴席。婆婆顿时有点泄气，憋了好几天，仍不放弃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——借金婚宴的名，办升学宴的喜。借助酒店舞台上背景大屏幕用PPT插入孙辈的录取通知书。

宴会那天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平日里最不喜欢站在聚光灯下的婆婆，竟然大大方方地走到舞台中央，接受主持人的提问。主持人问起金婚的感言，她笑着说着和公公几十年的相守，说着说着，话题又转到了孙女身上，语气里满是自豪：“今天不光是我和老伴的金婚大喜，也是我孙女考上名牌大学的好日子！”话音刚落，台下就响起了阵阵掌声和夸赞声，婆婆笑得眉眼弯弯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，那是我见过她最幸福的模样。那场金婚宴，表面上是庆祝她和公公的相濡以沫，实际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婆婆对孙女最深的疼爱与骄傲，是她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孙女有出息的迫切心愿。

一到春节，亲戚拜年，就成了婆婆展示“荣耀”的最佳时机。我们每到一处，婆婆总会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她的孙辈身上，细细讲述着孩子们的学业经历，言语间满是宠溺与自豪。

婆婆的这份“炫耀”，炫的从来不是金银财宝，不是物质丰盈。无关虚荣，无关攀比，是一个长辈对家人最纯挚、最真挚的爱意，是她用一生的爱浇灌出的整个家的希望，是她用心付出后最值得骄傲的资本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老人爱“炫娃”，可只有真正读懂这份炫耀背后的深意，才能明白其中的温情。

味道

周国利

土，堆放整齐，码放在板车上，一家人前呼后拥地拉回家。

冬储青萝卜也要下一番功夫。选择屋后一块松软、避风的土地，挖一块20米见方、3尺多深的土坑。底部垫一层细沙，把青萝卜一个挨一个、一层摆一层，码放在里面。摆放好，上面覆盖一层玉米秸秆，蒙上一层细土，大功告成。数百斤的青萝卜，存储得好，可以让我们一家安心吃上一冬一春。

入冬以后，每隔几天，我们就要挎个竹篮，拿把铁锹去萝卜窖取青萝卜。拨开覆土，翻开秸秆，拨出几根硕大的青萝卜，够吃两天。遇到大雪天，需要兄弟几个扒开冰冷的厚雪、冻土，拨开秸秆，才能取到保存完好的青萝卜。家里早晚都是清炒萝卜丝或萝卜烩豆腐。遇到冬至、元旦，家里条件好一点，会炸一盆萝卜姜丝黄豆瓣面粉的素丸子，或者吃一顿萝卜五花肉馅的饺子。我们家十几口人，很少能享受到有肉的萝卜菜。母亲非常

用心地把萝卜做出许多花样，加大我们的胃口和饭量。常见的是用青萝卜条腌制成酸辣或甜的各种酱菜。或者是把萝卜丝用开水焯一下，放点盐、糖、陈醋搅拌均匀，然后，锅里一点热油加上一把花椒、干辣椒炆一下，放入蒜苗段，泼在萝卜丝上。放凉，做早晚稀粥的配菜，酸辣、酸甜、蒜香，开胃可口。

从河南来晋江，我饮食习惯适应，改变许多，但对萝卜的喜好却丝毫没动播。闽南一年四季都有沙土地上白白胖胖的白萝卜，比家乡的青萝卜水分更足，味道清淡爽脆。随时有新鲜白萝卜可吃，让我喜不自禁。喜欢冬季白萝卜的清爽、通气、解暑，更喜欢春夏秋冬四季白萝卜的厚实、润肺、通肠胃。

一根大萝卜，不管是河南的青萝卜，还是闽南的白萝卜，都令我感受到一种深刻体味：回归食物的本味与清淡，回归生活的原始和简单，领悟人生的朴实及清白。我的生活难舍一根萝卜。